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七回 竹葉鏢萬峰殞命 藻藜抓一鳴被擒

話說秦應龍手下一百餘名親兵，當不得雷家堡的團丁利害，又有雲萬峰雙鞭勇猛，應龍虎口已被震開，萬難對敵，各人只得擁著主帥敗將下去。萬峰不捨，拔步追趕，大喊：「秦賊往那裡走！今夜任你逃到天邊，也須被俺拿住，解到當官，與民除害。」雷一鳴見了，也顧不得自己的病體未痊，忙把腳步一緊，一口氣在後趕來，大叫：「雲大哥，聽小弟的話，快快回莊。古言『窮寇莫追』，何況黑夜，且讓這斯多活一宵，明日拿他未遲。」萬峰聽了，全不在心，反回言道：「原來賢弟也來了麼，來得甚好，快快幫俺拿這賊徒。」一鳴又道：「大哥莫慌，可曉小弟病軀未愈，不能相助，還是同一回莊的好。」萬峰那裡肯聽，只說：「賢弟既然身子不好，先自回去，俺今夜斷饒這奸賊不得。」眼看他雙鞭一擺，頭也不回，竟去遠了。一鳴見實拗不過他，無可奈何把手向眾團丁一招，團丁等急發一通號鼓，一個個手擎著長槍短劍，火把燈球，如潮水般的湧來。萬峰聽得後面鼓聲震動，知是一鳴領著團丁共來助戰，愈覺得勇氣百倍，揮動雙鞭，衝殺過去。秦營各兵，本已殺得七零八落，又聽得有大隊團丁從後迫來，那得心下不慌。只有十餘個秦應龍的貼身人不敢離開，餘下的多亂紛紛各自逃命，那一個肯拼死抵敵。萬峰看著愈迫愈近，人又愈少，心中好不喜歡。一鳴雖是比他精細些兒，只因瞧見應龍手下兵丁漸漸竄去，此地離臥虎營雖近，究竟尚有三、四里之遙，一時焉有效兵到來，故此時也有了一個僥倖之心，催促團丁著力狂追，不向萬峰再行阻止。那萬峰獨自一人在前邊。黑暗之中，果然被他先行趕上，將雙鞭使一個王樹分枝之勢，逼開應龍護身之人，起右手那一支鞭向秦應龍肩打上打來。應龍大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身子一側，那鞭卻從左肋插過，衝動了胸口舊傷，喉間一陣血腥，頓時鮮血直冒，可巧噴了萬峰一面，把他兩目黏住，急切睜不開來。應龍乘機一手捧住胸膛，忍著痛，沒命飛逃，一手在囊中取出竹葉鏢來，覷定萬峰尚在那裡手舉衣袖揩擦雙睛，照定面門，颯的一鏢，正中左邊太陽穴內。憑你怎麼英雄好漢，這太陽穴是個要穴，不要說是毒鏢，就是別的竹木東西，只要一著了傷，萬無生理。可憐雲萬峰一生豪傑，武藝超群，頃刻之間竟喪在秦應龍手內，年方四十二歲。海上劍癡撰記至此，因作詩以弔之曰：英雄蓋世藝超倫，黑夜勤奸不顧身，一命可憐鏢下喪，傷心豈獨著書人。

話說雲萬峰被秦應龍暗地一鏢，死於非命，跌倒道旁，後面雷一鳴及眾團丁多未知道，尚在窮追。直至趕到那裡，不見萬峰，只有秦應龍等十餘個人仍在前面。一鳴心下驚疑，吩咐眾人一面追趕，一面向四下裡尋找萬峰。不多一時，有一團丁搶步報道：「稟雷大爺，大事不好了。雲大爺不知如何，已被秦賊一鏢射死，屍首現在大道旁邊，請爺快去看個明白。」一鳴聽罷，大叫一聲：「有這等事，痛死我也！」頓時暈了過去。眾團丁心下個個著慌，同說：「雷爺保重。」你攙我扶，多來嘶喚。好一會兒，漸漸甦醒，含淚罵道：「萬惡秦賊，殺我義兄，誓不獨生。」急命團丁將雲爺屍首抬來，著照燈球仔細觀看。但見兩目怒視，英氣如生，唯左太陽穴著了一鏢，血肉模糊，膚色紫黑，眼兒已是無救。一鳴止不住號啕大哭，立時選了八個團丁，叫他們好好抬回莊去，暫停中堂，俟捉住了秦應龍，明日棺殮。眾團丁中也有解事的人，享說：「雲爺既死，不能復生。秦賊又去遠了，何不今夜暫且回莊，明日享明官長處治。」怎奈一鳴怒性一起，不可復耐，回言：「如待明日告官，一來這縣官本與秦營通氣，二來我們趕到此地，那秦賊所搶婦女不知下落，若無活口可證，縣官自袒護秦營，雲爺之仇安能得報。不如乘這賊徒去還未遠，又無救兵，協力同心趕至前途，拿住了他，明日解官，豈不甚妙。」眾團丁誰敢再言。一鳴看著眾人將萬峰屍首扛回去訖，親自向團丁手中取過號鼓，撲通撲通連擊數下，各團丁不敢怠慢，一擁上前。

一鳴將鼓交還，兩手舉起兩柄大紫金錘，怒衝衝，首先趕去，肝火一冒，絕不似個有病之人。不知不覺又追了一里之遙，多是崎嶇小路，險仄異常。團丁來得人多，一時如何得進，免不得分隊趨行，耽延時刻。

那秦應龍去得遠了，看看離臥虎營地界已不多路，一鳴仍無退意，口口聲聲只喊：「惡賊休走，還俺雲大哥的命來。」前面應龍與十數個護身親兵，本來懷著鬼胎，如今聽礙後邊喊聲大震，回頭一望見遠遠的燈球高舉，照得山谷通明，更嚇得面面相覷。內中有個機警親兵，叫聲：「元帥，大勢已急，快請將衣帽脫去，雜在小的們隊中，即使被他追著，黑夜間蒙混得過也未可知。」應龍聽他說得有理，慌將箭筈卸去，撇在路旁，頭上邊除夫頭盔，腳下邊脫去靴子，一並棄在亂草崗內，披髮跣足，沒命飛逃。

那知雷一鳴一路趕來，半途中被團丁拾得袍帽，便猜透他是易服而逃。後來愈迫愈近，見前面十數人中獨有一人散著頭髮，赤著雙足，料定必是應尤無疑。所以高舉雙錘，獨奔著他。應龍見被識破機關，只急得頭頂上失了三魂，腳底下走了七魄，暗想：「逃也無益。幸喜此地離營漸近，不如先遣親兵回去預備救應。我這裡引他人營，料這數百團丁與一個雷一鳴濟得甚事，竟殺他一個乾乾淨淨也好，從此除了後患，並可拜托秦大帥，說雷家堡中雷一鳴、雲萬峰招集亡命棍徒，謀為不軌，所以相機進剿，不及稟辭，就請大帥動他一本，不但可以無罪，且可保得有功，那時進爵升官，豈不一舉兩得。」主意一決，密囑教他脫袍易服的親兵先回營送信：「快令台營大小將兵速來助戰。」餘下十數個親兵仍教他四散奔逃，使雷一鳴不疑有變。自己回身，立住了腳，大聲喊道：「姓雷的人，你不要苦苦相追。前番你救白素雲時已嘗過俺金鏢利害，今夜姓雲的料已死在鏢下，你該早早回莊保全性命才是，何得定要與俺作對，只怕你死在目前，悔之已晚。可曉得俺的金鏢又要來了。」一鳴見應尤站定身子在那裡自言自語，前幾句因相高尚遠不甚清楚，後半截這許多的話，句句分明，大喝：「匹夫，休得胡言，看俺拿你。」舉起雙錘，使個流星趕月之勢，向應龍腰下就打。應龍急忙將身一偏，使一個飛燕歸巢的解數，連退數步。一鳴大怒，又起雙錘，直向秦應龍頂門蓋來，名為泰山壓頂，最是凶勇。應龍問得親切，把身子往下一伏，使個毒蛇入洞之勢，往後又是一退，約有二丈多路。一鳴又擊了個空，急起右手的錘，打個獨劈華山，向應龍背上一下。應龍翻身，使一個金剛掠地，那雙足向地上一掃，撲的又跳了出去。一鳴見他手腳靈便，暗恨手中用的雙錘大是重笨，比不得單刀短劍可以旋轉自如，兼之自己病尚未痊，兩臂究屬乏力，一連幾個回合，反覺得氣喘吁吁。眾團丁旁觀者清，見莊主勝不得賊人，暗暗著急，那一個不想出力幫助。無奈秦應龍手下十數個親兵卻也十分了得，每一個人戰住了十數個團丁，都難難分勝敗。應龍看見，心下暗喜，與著一鳴且戰且走。又約半里之遙，猛聽得前邊金鼓齊鳴，殺聲震地，有無數官軍打著臥虎營的號旗、號燈，前來救應，大叫：「元帥且請少歇，休得驚慌，待末將等來擒拿這斯，消平日欺侮俺們秦營之氣。」應龍忙接口道：「爾等來得甚好。快快與我把這班人並力擒來，不要放走一個，回營之後，重重有賞。」眾官兵齊齊的說聲：「得令。」一個個槍刀並舉，奮勇當先，衝殺過來。雷家堡二百數十名的團丁，如何抵擋得住。一鳴也覺慌了主意，只因事已如此，不得不打起精神，喊聲：「俺把你這班害民賊兵，今夜多來送死。俺雷一鳴何足懼哉。」說罷，把雙錘掄動，抖擻神威，打他一個落花流水。只殺得山徑內塵埃滾滾，宿鳥驚飛，果然好一場惡鬥，少不得兩邊各有死傷。

應龍此時早有手下兵丁送上衣服，牽過馬匹，抬過九股托天叉來，立刻戎裝上馬，手執飛叉，如臨大敵一般，重至軍前來鬥一鳴。此回迴非初交手時可比，雖然胸肋受傷，卻使發了這柄叉，神出鬼沒，勇不可當。一鳴勉強又戰了二三十個回合，漸漸氣力不加，渾身是汗。應龍覷個破綻，將又把雙錘一逼，蕩出六、八步外，伸身在衣袋中取出一件東西，狀似蒺藜，四邊四個鐵鉤，宛如蒺藜的四角，中間皆用鐵線穿成，線上又有三十二個小鉤，一順一逆，鱗次排著。小鉤四旁，乃是雙合線的活絡鐵絲，可寬可緊，鐵絲之上，一根扁式鐵鏈，約有三、四尺長。這件暗器名蒺藜抓，不用他時，折疊懷中，象一個鐵絲網兒，用時抽動鐵鏈，拋將出去，四邊的活絡鐵絲一齊放開，鐵鉤下垂，只要抓到敵人身，那怕他會騰雲駕霧，鉤住之時，再也不能脫身。應龍因見一鳴驍勇，故命親兵於取衣更換時攜來此物，帶在身旁，一心今夜定要拿他。一鳴焉知利害，見應龍逼開了他的雙錘，伸著手兒向胸前摸索，只料他又要放竹葉鏢了，大喊：「惡賊，休施暗器！」把雙錘使個五花雙蓋頂之勢，要想擋這毒鏢。誰知耳根邊聽得索那一聲，飛出一個烏黑的東西，直向身上撲來。一鳴瞧不出是怎麼器具，手腳一慌，欲避已是不及。頃刻間大小鐵鉤一齊俱著，竟把個頂天立地的英雄緊緊的捆做一團，被應龍喝聲：「你來了罷。」用力一提，擒過馬來，交於親兵，吩咐：「好好帶回營去。」眾團

了見莊主被擒，無心再戰，一聲吶喊，四散飛逃。秦營各兵追殺一陣，只剩得不多幾人奔了回去。應龍傳令就此收軍，押著一鳴，得勝回營。

此時正是三更已過，四更未敲。到得營門，各兵丁站著隊伍，火把通明。應龍進營，到中軍帳坐定，傳下令去，叫把雷一鳴捆上帳來。解去飛抓，另用鐵鏈穿鎖好了，要一鳴下跪問話。一鳴厲聲罵道：「俺把你這殃民誤國的賊徒。俺雷一鳴堂堂丈夫，豈能跪你。本當將你碎屍萬段，以謝天下。不幸誤中暗器，被你擒來，要殺便殺，何必多言，也好待俺趕著雲大哥去。」應龍冷笑答道：「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。你與雲萬峰操練團丁，屢與本營作對，不想也有今日。本來俺留你何用！」起身拔腰間佩劍，颯的向一鳴就是一劍。正是：

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

畢竟不知雷一鳴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